

郑板桥题画诗文探究

——以扬州博物馆藏兰、竹、石图为例

■封冰

乾隆、嘉庆时期，扬州经济鼎盛，文化艺术交流活跃，吸引了各地画家到此卖画谋生。这些画家各擅所长，张扬个性，偏离“正统”，大胆独创，他们明码标价，公开竞争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绘画商品市场，扬州画坛呈现出欣欣向荣、百花争艳的局面。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、最深远的，是被称作“扬州八怪”的画家群体。综合各种史料，被称为“八怪”者有十五人之多，包括：陈撰、华嵒、高凤翰、边寿民、汪士慎、李鱓、金农、黄慎、高翔、李葂、郑燮、杨法、李方膺、闵贞、罗聘。

郑燮（1693—1765），字克柔，号板桥，江苏兴化人，应科举为康熙秀才，雍正十年（1732）举人，乾隆元年（1736）进士。官山东范县、潍县知县。做官前后，均居扬州，以书画营生。擅画兰、竹、石、松、菊等，而画兰竹五十余年，成就最为突出。郑板桥喜欢用自己的文辞题画，他题画方式多样，内容丰富，有诗有文，有诗文合参，具有显著的艺术特点。

一、言浅语轻、思致深远

题识：始则幽兰在谷，继则一手拿元。以是相望，即以此相贺矣。板桥居士郑燮 铃印：郑燮印（白文）、克柔（朱文）

《幽兰佛手图》（又名《一手拿元图》），由题识可知，此画为即将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所作。画中“幽兰在谷”比喻寒窗苦读，“康熙雍正乾隆，秀才举人进士”，是郑板桥对自己科举道路的总结。从20岁到43岁，他历经康雍乾三朝，方考取功名，用力甚勤，用心尤多。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”，佛手代指手，香橼代指元，即第一之意，二者组成“一手拿元”，表示一举夺魁。郑板桥借此图祝福考生读书上进、能够得偿所愿、独占鳌头。作品中幽兰与佛手、香橼上下呼应，板桥行书题跋与画面相得益彰，堪称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。

题识：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。明年再有新生者，十丈龙孙绕凤池。嫡石十哥弄璋之兆 板桥弟郑燮

钤印：郑燮印（白文）、丙辰进士（朱文）

龙孙：竹笋的别称。凤池：凤凰池，古时指宰相衙门所在地，这里指周围生长竹子的池塘。弄璋之兆：意即发个生儿子的兆。

板桥赋诗题画，借新竹生长，表明新与老的关系，蕴含哲理，新竹由于有旺盛的生命力，它总是要超过旧竹，后来居上的，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，阐明了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更比一代强”、“一代新人胜旧人”的道理。不过新竹毕竟是有些稚嫩，这就需要老干的支持、帮助，给予充分的关心和照顾。只有这样，新竹才能尽快地茁壮成长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前者奠定的基础和先辈的积极扶持，彰显了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奉献精神。这自然朴素的诗句，隐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：新旧交替、生生不息是自然规律，更是世界得以不断进步、不断发展的源泉。这和宋人杨万里所说的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结尾两句通过对未来新竹的期望，以示良好的祝愿，这里用新生竹比喻新生儿，希望他们能够后来居上，出人头地，做大官，绕凤池，和“老干”一样有出息。

两首题画诗在思想内容上富有社会性和现实主义精神，而且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也尽量追求通俗易懂，不重修饰，浅显直白，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世俗情感，却可看到郑板桥对未来的热切的期望和充沛的信心。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观，更是一种社会的发展观、历史的发展观，充满着积极的人生色彩。

除了以画、画上题诗文来表达自然之理和人生哲理外，板桥还常从画竹联想到其他事物，并从中归纳出种种普遍性。

题识：画大幅竹，人以为难，吾以为易，每日只画一竿，至完至足须五七日，画五七竿，皆离立完好，然后以淡竹、小竹、碎竹，经纬其间，或疏或密，或浓或淡，或长或短，或肥或瘦，随意缓急，便构成大局矣。昔萧何造

未央宫，先立东阙、北阙、前殿、武库、太仓，然后以别殿、内殿、寝殿、宫室，左右廊庑、东西永巷，以经纬之使尔，千门万户，总是先立其大者，则其小者易易耳，一丘一壑之经营，小草小花之渲染，亦有难处，大起造，大挥写，亦有易处，要在其人之意境何如耳。板桥郑燮 铃印：郑燮印（白文）、歌吹古扬州（朱文）

板桥先生学识博厚，在一生的绘画创作过程中，并无自己的专门画论行世。实际上，他的绘画艺术思想，早已流露在他自己的画作和笔墨中了。在这一段题画诗中，他首先叙述了画大幅竹的方法，讲述画学的精湛理论。又以画竹构图之轻重虚实，联想到汉朝宰相萧何筹建未央宫之千门万户，从中得出结论，以此来启迪和影响了后人：规划、设计大幅场景、大型建筑、大规模的事物，必须“先立其大”。意喻作任何事情都要全局在胸，抓牢关键，统筹考虑，整体安排，方才是化繁为简、化难为易、处事有条不紊之法。

二、枯笔淡墨、意蕴醇厚

题识：老夫自任是青山，颇长春风竹与兰。君正虚心素心客，岩阿相借又何难。乾隆壬午春日扬州寓斋写赠六源同学兄并题二十八字见志 板桥道人郑燮 铃印：燮何力之有焉（白文）、樗散（朱文）、橄榄轩（朱文）

这幅兰竹石图，作于1762年，已经是郑板桥辞官之后的第十年了。画幅之大在板桥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，亦是晚年板桥留给人间的为数不多的墨迹之一。上面注明是“赠六源同学”，从诗意来看，应该是首慰人之作，但也似乎应是一首自慰之作。郑板桥有着“立功天地，字养生民”的志向，但是荒谬的现实使得他的理想破灭，抱负无法实现。在看透官场黑暗的情况下，产生一种不愿与浊世同流合污的情绪。借自然比喻社会，面对日趋衰落的封建社会，面对他看到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，以兰草的高洁、幽香来象征自己的贞美的节操，淡化无奈的消极情绪，努力以一种适意的心态去面对人生功业的受挫，把他无可奈何的归隐心境化解在一抹淡淡的青山之中，堪称妙绝。

文人画的一个特点，即把画作为体现自己情感和审美情趣的手段之一。所以，画家往往重意不重形，意之所到，笔触随之。同样是画石，八大山人以怪石、丑石居多，往往头重脚轻，而板桥所作却是直上云霄的柱石，挺然直立。八大山人笔下岌岌乎殆哉的石头，是为了影射满清王朝政权摇摇欲坠。而板桥则时时以柱石来警示自己，在他眼中，作为擎天柱石，不仅仅只是享有地位上的尊贵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尽心竭力、任劳任怨、善始善终的民本情怀。

《柱石图》画面上一柱巨石耸然直立，石势硬挺健朗，傲然不群。宛如一曲正气之歌。虽然此画上没有题诗，但南京博物院所藏《柱石图》题诗曰：谁与荒斋伴寂寥，一枝柱石上云霄。挺然直是陶元亮，五斗何能折我腰？以柱石比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，同样寓意着他自己不愿浑浑噩噩地生活在浊世，竭力追求洁身自好的人格。郑燮一生仕途不顺，做过山东范县知事、潍县县令，当了12年七品芝麻官，那时的官场黑暗，而他却坚持做一心为民的清官。1752年，60岁的郑燮厌倦了宦海浮沉，辞官还乡，后到扬州卖画为生。他一生多画兰石竹，自称“四时不谢之兰，百节长青之竹，万古不败之石，千秋不变之人。”

在中国绘画史上，兰、竹、石这类题材的绘画和题画往往取其高洁、正直、坚贞的寓意，有着比较确定的情感指向，表达了中国古代文人自信、自珍、自爱的情感。郑板桥的题画诗文不仅很好地继承了传统，而且进一步扩大了这类题材的内涵，他把强烈的感情引入到了画作中。尽管郑板桥的绘画题材只局限于兰、竹、石等，似有单调之意，但是他却充分运用汉字无限的创造性，赋诗作文，题写于画页之上，使得其作品充满鲜活的艺术个性，承载其各异的情感。



清代 郑燮 幽兰佛手图轴 52.4x60cm 墨笔纸本



清代 郑燮 兰竹石图轴 197.2x113.8cm 墨笔纸本



清代 郑燮 柱石图轴 153.1x77.2cm 墨笔纸本 (本版作品均为扬州博物馆藏品)